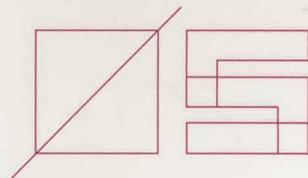


当代艺术家

CONTEMPORARY ARTISTS



邮发代号：78-76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
总068期 2010年第5期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50-1027/J
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：ISSN1005-3255

国内定价：16.00元/国外定价：8.00美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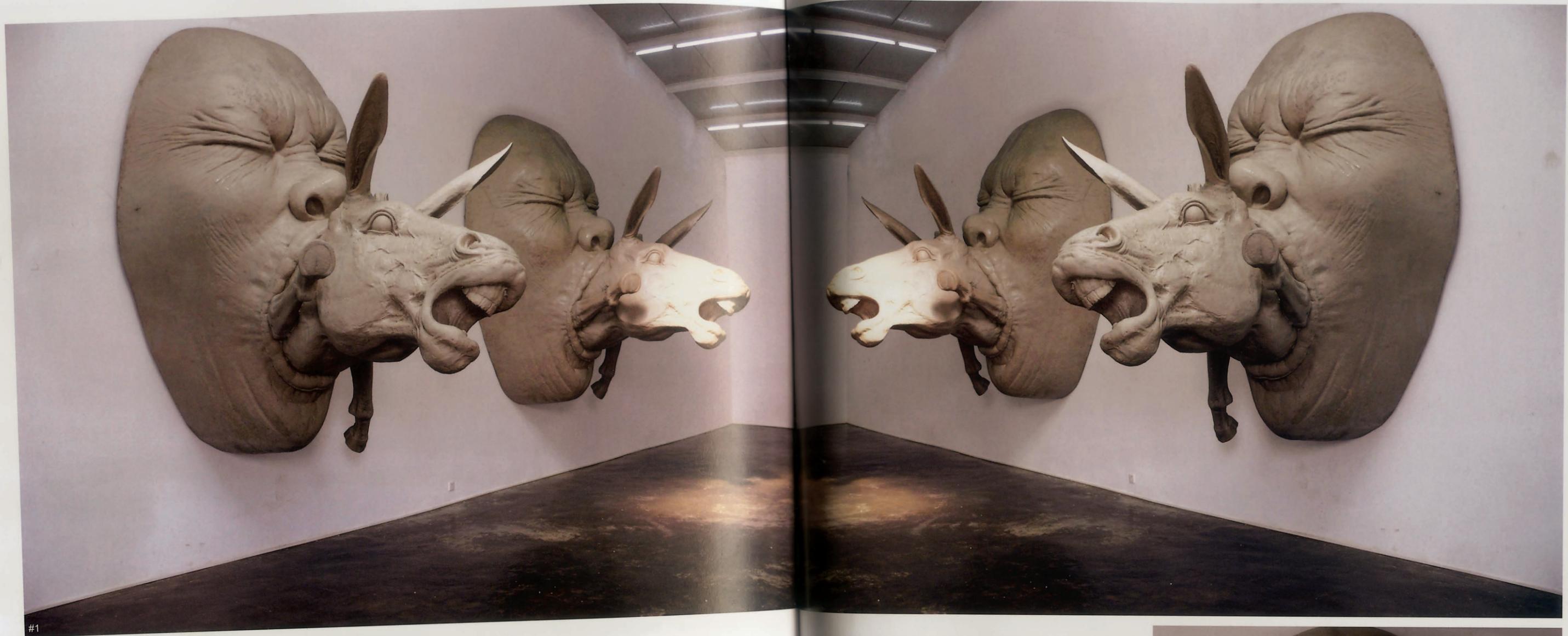


ISSN 1005-3255



09>

9 771005 325047



#1

我艺术中那些来自现实的养料

The Nutrients from Reality in My Art

张大力 Zhang Dali

用哲学的概念来讲，极端现实主义也没有那么悬乎，它就是一个本质主义，我创作很多年，我想把艺术拉回到最本质的方面，拉回到原点。我们可以有两条线索能看我这个艺术为什么能够这样产生：第一个线索，从最早我们中国的系统比如说革命现实主义，革命浪漫主义，最后进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，我个人认为都不是真正的“现实主义”，因为“现实主义”在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作为艺术来表现出来，因为极端现实主义并不是写实主义，而是精神跟物质怎么结合的一个东西，我们中国人很多年来一直是在做梦，是做一个“大国梦”，做一个“文化自豪梦”，如果我们真的静下来看我们的现实，实际上我们的现实是很残酷、很极端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去看它，不想看它，我们总看那个美好的一面；第二条线索，从精神上来说，中国的精神生活跟现实是完全游离状

态，总是在概念上来走得更远，而不是真正的跟物质做一个很好的结合。这就是我想走另外一条路的原因。

中国的六十年来，到今天我们对“现代化”的理解，对各种“世界”的理解，我觉得往往是建立在一个很浮躁的观点上。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现象，我们每个中国人，今天来说都应该扪心自问，我们应该回到最终的原点。你看，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，这六十年来，我们所走的道路，所创建的艺术，实际上都是我们想象的一个风景。我们已经给它设定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去描述它。

这样的描述肯定和跟那个现实差之远矣，而且概念越来越多，因此，我想把一个东西回到物质本身的状态，回到它的物理状态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切地看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外壳太多了，虚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个大厦是不牢固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它不牢固的原因，而总是说可能是别人给我们干预太多了，或者是我们的概念增加得不够，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应该回到真正的问题所在，我们一直没有过实证主义，

I #1-2 人与兽 张大力



#2



所以实证主义必须得引入中国的文化里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这样要求自己，和看到这样的问题。我们的历史中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一种诗人的想象，都是一种精神上想象的一种概念，不是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件事情，艺术也是这样。我举几个例子：早年像我也是文学青年，比如说像《艳阳天》，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相信阶级斗争很尖锐，实际上在我的身边是没有的，可能我想是在农村有，实际上我到了农村也没有那么尖锐，这都是人为把它造成想象中的有这么一种很激烈的斗争。

我创作的时候始终上有一种东西在支撑着我，我不给作品太多的概念性和观念性。在我整个二十年的创作里边能够看出来，我是反观念，反概念主义的，因为现在的“观念”和“概念”是很害人的一个东西，很多艺术家都在缠绕观念艺术、概念艺术，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木头，非得给它说很多的概念在里边，有的时候会让观者或者是你自己干脆都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了。当然这个艺术现象在历史上是有的，从我个人来说，今天中国的艺术还要回到朴素的状态，回到基本的状态，如果我们连基本状态都没有搞清楚，开始附加那么多观念，实际上就是指鹿为马的一种东西，我个人认为是不健康的艺术。就个人来说我不希望这样，因为艺术品本身要让它回到本质状态，回到最原始、最朴素的状态。

包括我的《第二历史》，虽然它好像是历史和图像学，可是我在里边并没有动什么，你看《第二历史》那个作品，形式不一样，但是跟《一百个中国人》、《种族》是一回事，实际上我找到这种原材料把它放在那儿，我没有多加什么，在里边也没有再创造，我把它让别人看，那个《种族》、《一百个中国人》都是这样的，包括《我们》也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让别人看到真正的肉体，还有真正看到我们翻制出来这个人的状态就是记录了一个时代，而且记录这个时代的真实性，让别人去评论，在我给的这个基础里，可

能有很多人会引发出他们的各种联想。

现实是什么？实际上是很让人痛的感觉，过去我们所描述的“现实主义”我认为都是“主观现实主义”，比如说我们描写工农兵的拳头很粗，女拖拉机手那么高兴，脸很胖，吃得很好，可是在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可能是吃不饱的，而且他们可能是面黄肌瘦的，可是我们不描述这种现实，因为在我们的精神里，我们不允许这种现实的出现，所以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现实的时候，现实真是残忍的，是痛感的。今天我们可以用艺术去这么描述，可以让别人也这么想，因为大部分的人还停留在主观状态，但我却要把这个梦打破，让你看看真正的现实是什么，然后你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，如果我们一直在做梦，我们也永远也站不到实地上，我们两个脚都没有劲了。

我觉得我呈现的东西，我的每件作品，实际上就是一面镜子，像我过去做的涂鸦，在那个白墙上的残垣断壁，我们的图像表达方式，在电脑、电视上看都是高楼大厦，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一出去就是残垣断壁，包括我翻的《一百个中国人》、《种族》、《我们》，当我们普通的人去看它的时候，我想他们能够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如果他们真的静下心来，

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镜子，它不是虚夸的建立在抽象概念之上，它是真实的东西，当你看到它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它就是我，我就是它，因为它就是一种痛感。比如你看到《我们》的时候，很多人看了，他们看完之后半天无语；还有看到《一百个中国人》，特仔细看，那些人闭着眼睛，那是一个活的标本。我提供了一个活的标本给大家，看这个世界现状，看这个世界的坐标是什么样的，而我们不能今天还继续做梦说我们都解决了，没有问题了。

我的作品可能在某些方面是让别人不舒服，但是它是孙悟空的一个金箍棒，能把一个人打回原形，我们附加的东西太多了，一直不停地在变换各种角色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真正地演自己，什么时候一个人回到他自己，演他自己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的，现实中的人，他活在现实里，现在整个思想状况和艺术状况，我觉得

1 #1-5 第二历史 张大力



种族 张大力

都不是真正的现实，都是在表演，在艺术家的内容里边有很多角色，但是打回现实很不舒服，因为每个人真正看自己的时候非常不舒服，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那样，而不是说穿着名牌，伪装了那么多的东西，把包装去掉以后，赤裸裸的时候，人真的是很多毛病都会出来了。

让事情回到它的原来状态，正常状态，我们历史的毛病很多，要么就是膨胀得不得了，狂妄自大，要么就是特别自卑、卑微的状态，这两个东西都是因为上不靠天，下不靠地，如果真正地回到本质，回到正常状态，你就不会犯这两个错误，你有什么可自卑的？我们没有什么可自卑的，当然我们也不能特别膨胀，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很强，没有那样的，真正的状态就是回到正常状态，我的所有的艺术，我的追求，包括我做事情，我都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正常状态就可以了。

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交锋，实际上一直是一般层面的交锋，没有到重量级，真正思想上的交锋才是重量级的，才能产生哲学家和大的文学家。比如说我们可以培养很多奥运冠军，第一名拿得很多，在各个体育项目里边，但是要真正培养一个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是诗人、哲学家是相当困难的。

得到小小的东西，就是一种满足。因为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些眼前的浮华，你要做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，真正有野心的人是什么？就是他真正建立一套思想，在思想上真正地交流，而不是说我们仅仅地得到了一张画是多少钱，很满足眼前这种状态，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可是我觉得最终艺术会超越这个所有的东西，那个时候才会产生重量级的艺术家。（根据录音整理）